哭过, 否极会有泰来吗

Original 吴希杰 **549号列车** 2018-03-24

向别人大哭自己的无能,是一件很羞耻的事。是把伤口撕裂,毒素放出来,自己痛着,鄙夷你的人发出嗤笑,无所谓的人避难般逃远,关心你的人不幸被感染。

所以现在的人一般不哭了,代价太大。而且生活早已把我们锤炼得皮糙肉厚刀枪不入——谁的人生都并非一路顺遂,苦中作乐就能把日子过好。我们习惯笑,我们歌颂笑,我们不提倡哭。

上大学以后我没哭过,直到昨天。报名的体育解说和节目制作出国方向班都落选了,可以说是始料未及。周三晚上22:01,我是笑着走出解说面试的小黑屋的。我以为老师们很喜欢我。事实证明,我又一次犯了自信过头的毛病,就像以前怀疑所有男生都喜欢我一样。

周五临近中午在微信上看到入选名单,上上下下看了很多很多次,没有我。沉住气去洗衣服,一边想哪里出了错。和室友去吃饭,然后上楼上床。要准备好一切,再和我妈打电话——压抑的时候,总有一种声音是情绪的出口,妈妈和室友都很不幸,得接着我的毒,这次几乎是开闸泄洪。

并不是没有失败过,但是高考失利后我也没这么哭。可能是我预感到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,想要的感觉太强烈,一种近乎狂热的无知的自信让我以为我势在必得,而最终 我没有抓住。剩下来的是黑夜一样的空,泥沼一样的自我否定,全面崩塌的自己。

太多的"我自己",没有客观分析。这是我写文章的毛病,顺着自己的意识一直走。现在想来,可能这正是我在解说面试时犯的致命错误。考官问我:"解说员是不是需要客观地呈现?武大靖夺冠时的解说(超级激情,相信你们看过了)你觉得怎么样?"我说:"解说员是需要客观冷静的。我也想过,这样的嘶吼式解说是不是有问题,但是我不敢肯定,如果是我在解说,武大靖在当时的情况下、那么多天的压力之下夺冠,我会不会也有情绪的释放。"这是实话实说,我会很努力地克制自己,但有时还会显得情绪化。这样子,也做不了一个好记者。

哭过以后除了肿胀的眼皮,还需要留下些东西。在崩塌的废墟中寻找,留下来的,必须 是理性。

我为什么哭?落选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开学四周,刚返校时失眠两周,后两周迎接各种考试、笔试、工作、比赛,这都只是累而已。周三晚上面试完再次失眠,周四中午看篮球赛,因为对篮球不熟悉,下午花了四个小时在昏暗的寝室写篮球战报。敲

完最后一个字已经是17:30,室友们午睡醒来,把灯打开:思哲,你给自己放个假吧,好好休息,你太累了。

可是我不能休息,我还得一直干。我生着闷气,因为我发现自己确实想逃避。我不懂篮球,寒假就知道这学期有篮球联赛,却不好好学,心存侥幸地想着会有人帮我看球,帮我解说,方便我写篮球战报。而中午在场上,才看了第一节我就崩溃了——我记录的都是什么?这战报还能写么?我对我的战报很心虚,我为心存侥幸的自己而羞愧。这时候,负能量的积累已经开始了。

我应该哭吗?我伤心的是自己实力不济,不能出国,还是和体育解说擦肩而过?扪心自问,我确实对体育没有太多了解,也谈不上有多热爱,只是跟爸爸看过几场体育比赛。这样的我,如果入选,是不是对这个名额的辜负?

否极了吗? 沉浸在坏情绪里值得吗? 周五晚上的主持人复赛还参加吗? 不想去, 我暂时对所有得失都失去了兴趣。但是弃赛除了破坏比赛秩序, 能改变什么吗? 我最终还是去了, 虽然事实证明我的"否"还没有极——我是第一批被淘汰的其中一个。那又怎么样呢, 当所有人绞尽脑汁想安慰我的时候, 我心里想的是: 这算啥, 中午比这痛苦多了。

这大概是失败给我们带来的又一层意义,心理承受的阈值提高了,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不满意是真的,伤心却是不存在的。



◆很久没有露脸,如果你们想看见我的话

早上被一个学长在文章中写到的话击中:"对于并不了解,也没有把握的东西,我怎么好意思说曾经有机会呢,机会对于了解它的人,才真正存在。"是的,我总是在做,在参与,却总是轻视事前准备。有这种近乎狂妄的自负,那么与"机会"失之交臂也是理所应当的,毕竟它不属于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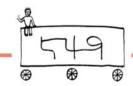
哭过, 否极会有泰来吗? 用平昌冬奥后央五的一句结语来回答: 正视差距, 未来可期。

思哲说

这篇可能看起来很丧,

但其实我的心情已经好了

我只是觉得好久没记录和反思了,
导致写的东西都语无伦次。
确实也有好多朋友催更,
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往往已经回复不了了……
啊这不是我的错,是系统的bug!



- 549号列车 -

清茶烈酒,正欲深流。





长接指纹 > 识别图中二维码 > 添加关注

听说颜值高的人都关注了

全 549号列车